

為甚麼對穆斯林女孩被殺害一事大造文章？

在十一月出版的多倫多生活雜誌[Toronto Life]裡刊載了一篇由瑪麗絡巾[Mary Rogan]寫的文章叫『被終斷了生命的女孩: 亞莎芭菲素[Aqsa Parvezo]的短短一生。這故事序述一個住在多倫多，年僅十六歲的女孩。和父親大吵之後離家出走，之後被引誘回家，然後遭殺害。她的父親和兄長被控謀殺。

多倫多生活[Toronto Life]刊登的這段故事，因發生在基於家人不滿女孩的生活方式而被列為『神聖的謀殺』。這故事被一些自封為守護者的人大肆評激。對多元文化突然狂熱的人認為這篇文章是反穆斯林，因為它令人留意到暴力對待穆斯林女孩的問題。

很諷刺地，那些稱自己為女權主義者、獨斷獨行的人仕卻將這件事盡量低調。這種女權主義真是奇特。一方面在原則上譴責暴力對待女性，但另一方面，當有人對穆斯林女性被暴力對待時發言時，這些女權主義者卻企圖要她們閉嘴。

這種雙重標準是悲哀的，但卻一點也不奇怪。歷史上有無數關於社會運動的例子，成立久了，它們的立場演變成和當初成立時的原則剛剛背道而馳。那些認為對穆斯林女孩被『神聖地謀殺』一事不應大造文章的女權主義者就是這個例子。然而，這些人在自玄其說的當時其實一樣是種族主義和厭惡女人。

最令人苦惱的是這些熱衷多元文化的人仕其實欺騙了那些他們應該保護的人。就算穆斯林社區裡也在基要派運動和女權運動之間爭扎。同時，那些熱衷多元文化的人正在和一些反動分子領袖及團體聯盟。某些運動的領袖就算一直以來支持那些被緊守傳統的權勢壓迫及無助的人，現在卻反轉來掩護那些權勢。這些領袖其實就是問題的所在。

Ulli Diemer

由Cecilia Chiang翻譯自英文